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三十八回 南清宮姑嫂談心 趙王府娘兒聚首

詩曰：骨肉分離二□年，今朝相會敘前言；  
情濃姑嫂多親誼，恤寡憐貧秋後賢。

當下狄太后娘娘與太太姑嫂對坐，下邊左右坐著兩位青年。香茗用畢，潞花王請過母舅之安。正是姑嫂久別二□餘年，此時太后開言，說：「嫂嫂你在天牢內，不是我娘娘冷眼相看，今如赦出你，猶恐眾臣議論。料得決無大事，只好暗中略略照拂。幸喜侄兒仰賴上天庇佑，平伏得西遼，姑嫂重逢，母子敘會，真乃枯木逢春。」太太說：「娘娘啊，許多周旋皆賴叨天之力，莫大之恩，報答不盡。所恨者龐洪、孫秀兩個權奸，妒忌忠良，幾番侵害我兒，險死還生，算來此命罷了，罷了。」太后說：「嫂嫂，湛湛青天，不可欺得來。龐賊害人，行惡已多，看他歸結，未必有安然不敗露之理。」

此時，太太又把娘娘細看，不覺心酸頓起：「記得當日先主點秀與你分手之時，好一個冰肌玉貌的少年。如今雖說玉容依然不減，總難及當初年少之日。自從與娘娘分別二□餘秋，音信全無，今日娘娘得到如此，真乃洪福齊天。我兒若非娘娘提攜，焉能年少仕皇家？」太后說：「嫂嫂，今朝想起前事，猶如做夢一般。先主點秀分別之後，月月年年思回故土。以後差人探問，豈料山西地面遇水災，全府地面百姓淹沒殆盡。只道你母子雙雙身葬魚腹，以後蹤跡渺無，弄得我時時思想，愁悶倍增。直至前數年，方才與侄兒相會。他說幸賴仙師救上仙山，收為門徒，教授武略。就是嫂嫂得活於世，也未得知。直至以後侄兒有書投達，方知你母子得會。此時喜得為娘娘的心花大開了。今朝又得娘娘重相會，間別情懷盡消。」太太說：「娘娘啊，若是從前事講說不完了。前時母子株守家園，豈料水淹山西，太原百姓家家遭了此難，母子被水衝開。母說孩兒亡在水府，兒道母親葬在水中。此時老身幸得小婿張文救了，得過一年又一年。前年方得母子相會。今日不意與娘娘重逢，真乃喜從天降。」太后說：「嫂嫂你不說我也忘記了。你說到女婿張文，老身卻記得還有侄女一雙。前日侄兒有書到來，又不分明寫上，只說母子相逢，一統達言。」太太道：「這是月久年深，自然忘記了。次女銀鸞已亡故了。只有大女金鸞配與張文，因他武職細小，就是前日奉旨拿我，也是他伴送來的，至今尚在京中伴老身。」太后說：「這也難得他如此著力。」

此刻姑嫂講話多時，太太又問：「我兒，你既奉旨西征，因何不往，反在單單國投降招親？貪歡誤國，實乃逆旨欺君。到底怎長怎短，可將實情細告為娘知道，不許藏頭漏尾。」此時狄爺就將走差單單直至番君獻旗投降細細說知。太太聽了，又驚又喜，驚的是公主厲害，喜的是得勝回朝。狄後說：「嫂嫂，這公主倒虧得他解圍救了侄兒，有功於宋了。想他是個有情之女，待逢降旨，當今差官直往單單，接取他到來，待你婆媳相依罷。」太太說：「多蒙娘娘盛心。」此時姑嫂久別相逢，講話甚多，難以一一盡述，只是略書一夕之言。當下太后著四個官娥，服事太太香湯沐浴，侍候更衣。又吩咐備酒開筵。太太叫聲：「娘娘，我有兩個丫環使喚，不用官娥了。」潞花王叫聲：「表弟，你勞頓已久，今得空閒，如今與你外邊去玩可好麼？」太后娘娘說：「我兒之言甚是，外邊玩玩然後進宮飲宴。」潞花王應諾。是日排筵，太后、太太同一席，王爺千歲弟兄同一席。席間言談些無關的話，也不煩載。太后娘娘早已吩咐備齊鋪床在官房，待太太安身，狄爺另有書房安歇。是夜宴畢，有一番言語不表。

再說孟定國在無佞府安歇數天，一間元帥到了，即別過余太君一路到了華亭驛眾將處，與張文也是彼此兄弟相呼言談。不表。

再說趙王爺差人請到這石郡馬，上前拜見岳父母，又叩見母親，然後夫妻相見。石郡馬自從跟著元帥解送征衣，直至今日平伏西遼，將已三載，拋妻別母，今始得敘首，甚是開懷。郡主見丈夫回來了，心頭大悅。此時千歲略談數言，吩咐備辦酒筵款待郡馬，有大夫人說聲：「孩兒，你別卻為娘幾載，為娘不能獨自歸去家鄉，又蒙親翁親母再三款留。不知你在外數年可記念母親妻子否？」石將軍說：「母親，這叫做事君不能事親。孩兒久違膝下，不孝之罪難逃。目下幸叨天子洪福，西遼投順，得息干戈。孩兒自當奉母暮景之年，還要打點回歸故土。別後不知娘親如何？」太夫人說：「為娘卻也甚安。如今郡主賢媳已經產下麟兒三載，外祖已命名『繼祖』。」石玉哈哈笑道：「這名甚好。不知孩兒生來品格如何？」老夫人說：「這孩兒生來甚為乖巧有趣的。」石玉說：「母親，因何不見他進來？」太夫人說：「孩子正在睡熟，停一會看他便了。」

少刻間紅日歸西，天色將晚。郡主著乳娘領出公子來。石玉把孩子一看，果然是眉清目秀的不凡之兒。郡主叫聲：「繼祖兒，這是你爹爹了，快些上門叩個頭。」這孩子僅得三歲，已會曉得上前跪下，叫聲爹爹，扶拜一番。赴來走回郡主跟前，扯住娘的衣。石玉說：「孩兒過來，你父與你玩可好麼？」孩子只不來，扯住郡主衣。碎絮之言，不必細述。此時一家完聚。夜宴已畢，趙千歲說：「賢婿，老夫年經花甲，奈無後嗣承接香煙，單依靠於你。豈知你完聚不久，又要遠出邊關，雖然五虎平西成功名，但不能安安穩穩過日。如今平伏得西遼回國，狄元帥之罪已消。諒必眾將皆已恩赦，龐洪再不敢尋事了。你從今必然安閒過日，娘兒早晚相依，夫妻朝夕相見，老夫妻晨昏相處。石門已有承祖繼後，趙氏香火尚屬子虛。若待兩姓已有香煙之種，老夫才得心安。」石玉一想暗說：「岳父這話，不過要想我撫育兒子，不去打仗交鋒遠出之意。」便說：「在沙場勞苦，立汗馬之功，顯揚於世，此乃大丈夫之創立。若後代之計，乃為其次。岳父大人何必憂慮？今日天下已平，寧有幸郡主多育幾個孩兒，便是宗枝承繼。」趙千歲聽罷，微笑無言，抽身轉進內廂去了。

是夜，石將軍進房與郡主言談，無非夫婦分離之言，也不煩言錄載。是夜言談一會，要回華亭驛。別了郡主，稟過母親。岳父只為君王尚未降旨，到底不知如何，是以眾將還在驛中等候，按下不題。

再說次日，到四更將殘，天色尚早。天子尚未臨朝，只有兩邊紅絲燈兩對。潞花王、狄爺到了，眾大臣道：「朝過聖上，狄大人可往下官小府細談罷。」狄爺連聲應諾說：「不敢當得列位大人見愛厚情。」此時龐洪聽說，在旁暗暗心焦，勉強叫聲：「千歲，今日也來上朝麼？」潞花王聽了冷笑道：「眾臣歡喜孤家，敢是你不許麼？」龐洪說：「臣怎敢不許的。」狄爺叫聲：「國丈請！」龐洪說：「王親請了。」狄爺說：「什麼王親？」龐洪說：「你與太后娘娘是骨肉親，豈不是親？」狄爺說：「若在國丈，正靠著王親；單我狄青不靠著什麼王親勢力，全靠兩條脖子把江山定，丹心報國把社稷安。自今以後，國丈不可把王親稱。若說王親，是有多少臭氣的。」國丈聽罷，低頭暗想：「這畜生說此刁言！明明把老夫播弄，必須將冤家弄死在手內，才得甘心。」停一會，淨鞭三響，嘉祐王登殿，文武朝參，兩邊站立。有狄青俯伏金階說：「微臣狄青見駕，願吾主萬歲！臣母蒙主恩寬赦，微臣代母謝恩！」天子一見說：「賜卿平身！」又有潞花王俯伏金殿說：「母后有旨，狄青罪大功小不可抵消。餘罪休得置之不究，伏惟陛下公平分斷，免得群臣私論。」天子聽了奏言，微笑道：「此話無非要朕加封官爵，不好明言，說此反話。」連忙降旨：「御弟平身！」不知嘉祐王如何封贈狄青，且看下回方知詳細。正是：

臣有功時君懋賞，法無私處國興綿。